



在时光里行走

□李人庆

已是立冬时节,但阳光依然温暖。当那灿烂明亮的阳光从屋顶漫过来的时候,我正在背孜乡背孜街古村落的一处民宅。带着一份悠闲,一如这散漫的阳光。

民宅坐南朝北,土木框架结构,青瓦覆顶,传统的一进三建筑。临街是三间门面店铺,最右的一间是大门,大门为砖砌拱形,上方凸起的是刻有牡丹、寿桃等图案的砖雕。走进大门,是幽深的穿堂,直通后面的院落。院子不是很大,分左右厢房,正中是上房,主体建筑相对于厢房明显的不同是地基高,建有五级台阶,高大气派,古朴、幽雅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”虽然古宅历经风雨侵蚀,墙体多处开裂脱落,青瓦的缝隙里也不时地会拱出几株瓦松、杂草,甚至是树的幼苗,但置身这里,我还是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。吟诵着这美丽的诗句,我仿佛看到了鸡鸣狗吠,看到了灶膛里升起的缕缕炊烟。是啊,千百年来,传统的村落不仅孕育了中国乡土文明,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几多乡愁。

背孜乡地处鲁山西北,与汝州接壤,自古为连接洛宛之要道。背孜村是乡政府所在地,四面环山,荡泽河宛若《诗经》里少女甩落的一只水袖,多情地偎依着村庄,恬静,幽美。背孜村历史悠久,“王莽撵刘秀”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传说,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。如今,虽然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建筑所包围,但老街两旁,依然排列着多处或青砖青瓦,或土墙青瓦的建筑。临街的大都是曾经的商贾店铺,多为四大扇门的传统建筑,门楣上的木格子均有浅度的木雕。屋顶有五脊六兽,门前上马石、拴马石一声不响地静默着,处处流露出古色古香的韵味。虽然,喧嚣繁华已成过往,但这些古老的建筑就像耄耋老人,苍老却依然健在,平和、亲切、质朴,让人心生敬意。顺着街中的水泥路向西不

远,一转弯,一座城楼忽地扑入眼帘。城楼建于清同治四年,青砖拱顶,榆木大门,每扇门高一丈八尺,宽六尺,门洞内有砖砌小屋,供打更值守人员休憩。城门一为防御外来侵袭,二为防止水患,虽经风沐雨,但保存尚好,只是经过多次修缮,依稀能看到现代工艺的遗迹。由于交通改造,从此经过的人日渐稀少,昔日繁华忙碌的城门不免显得有些荒凉。

城楼外,就是荡泽河,河水清澈,在明亮的阳光下缓缓流淌。一位农妇正坐在河边的青石上洗衣,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河边的麦田,菜地里,萝卜、白菜、菠菜和着麦苗竞相生长,在视线里蔓延着一片碧绿,刹那间,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少年时光。

一座城楼与一条河、一个村落相厮相守,不知道走过了多少的光阴。这一切,只能在斑驳的墙体和岁月的缝隙里去寻找,留下一声叹息。

离开古村,随行的朋友说,看完古村落,一定要去九峰山,那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光,更有古树古寺和众多的传说,与小村一脉相承。

路是蜿蜒曲折的简易公路,水回路面,仅能容一辆车通行,忽高忽低穿行在山的半腰。路的尽头,是一个叫范家庄的自然村,芳草萋萋树木绵延的山腰里,掩映着几处高低错落的民居,大概有十来户人家。人不多,但房前屋后摆放的蜂箱却不少。一位老人告诉我,由于这里背靠九峰山,春夏秋冬三个季节鲜花不断,他们就家家户户养蜂酿蜜。在这里,春有槐花蜜,夏有荆条蜜,秋有菊花蜜,质地纯正,尤以秋天的野菊花蜜为优,不由地让人心生羡慕,恨不得立马尝尝。

小村的村头和村中,有两株虬枝盘错的黄连树,树木古老,树龄逾千年,刻满经年的沧桑,已被有关部门列入古树名录加以保护。古树裸露的树根如坚实的臂膀和凸起的胸肌,紧紧地贴着每一寸土地,仿佛要把身体与大地融在一起。

出村,踩着山间小路一直往上,峰回路转,一座座兀立的山峰显现眼前。无疑,这就是九峰山了。九峰山由九座高低不一的山峰组成,群山围拢的洼地名曰九女坑,据说在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潭碧水,潭中常年有泉水喷涌。一日,天官的九个仙女路经此地,看绿影婆娑,山花烂漫,水波潋滟,遂宽衣入潭。正当她们击水嬉游之时,忽有一牛郎现身岸边,仙子大惊,躲闪不及,就化作了九座山峰。传说是美丽的,但也让人伤感,美丽的仙子从此成了莽莽青山,听起来总让人心生哀怨。

告别九峰山,转身继续向上,很快,我们就隐没在杂木树丛中。山的上面,还有楚长城,有大寨,有乌鸦洞,有曾于明代重修的祖师庙……这些或现存的,或过往的,都是一种诱惑,诱惑着我,还有和我一样的人不断地向上攀登,赴一场与自然、时空的心灵之约!



有些梦想很简单

□侯国平

九岁的洋洋,是个乡下孩子,在村小读三年级。平日里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乡里的庙会。放暑假时,父亲开着小四轮到县城卖西瓜,带上了他。这一下,洋洋开了眼界,看见满大街卖凉粉、烤串、卷烙馍、热干面的,就缠着要吃,父亲买了一碗大刀米皮,洋洋吃得津津有味。一边吃,一边说,真好吃呀,等到长大了,挣钱了,要到城里,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个遍。

洋洋的梦想很简单,因为他的经历也简单,一碗大刀米皮就让这个山里孩子兴奋不已了。所以他的梦想就是把城里的凉粉呀,烤串呀,都吃个遍。

人的梦想,总是围着年龄经历,见识文化,家庭背景打转转。一个下岗工人,找一份稳定的工作,能养家糊口,不再奔波劳累,若能再混个小老板当当,就是不错的梦想了,绝对不会有著书立说,青史留名的想法。一个失地农民,能得到合理的补偿,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外出打工,就心满意足了,也绝对不会有驰骋疆场,扬名立万的梦想,到什么山唱什么歌,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梦想,应该是不会错的。

古时候的项羽,看见秦始皇出游时的宏大场面,心生感慨,说男人能做到这种程度,也算出人头地了。大多数男人看到这种场面,都会有这种思想,但压根也不敢大声说出来。只有项羽说出了自己的梦想,而且广而告之,声音很大,所以项羽是英雄。连宋代词人李清照也大大赞叹,做男人要做到项羽这样才算好,是个人

杰。

小时候,曾经有一个又一个梦想,多少次对着天空,想抓住太阳许一个愿,太阳公公,我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?其实梦想很简单,能有一套《岳飞传》连环画。

然而,每一次太阳都笑嘻嘻地挂在天上,用暖暖的光照着我,一句话也没有,每一次都会留一个失望在嘴边,留一个梦想在心底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,总有无数的梦想与失望相互交替。在生命的客栈里,我们只是匆匆过客。来不及时,不再奔波劳累,若能再混上白头,可心里依然揣着那份梦想。

来不及享受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高考的重压,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。家长的期望,老师的叮咛,同学们的竞赛,真的压力山大。

来不及享受工作后的那一点兴奋和轻松,总算有个吃饭的门票,再也不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。这时,一个沉重的家就开始背在身上。柴米油盐酱醋茶,比树叶儿还稠的日子一天捱一天。邻居买了宝马车,你却骑个电动车,同学混上了科长,你还是大头兵一个。老乡在新城区买三室两厅的景观房,你还在老旧小区住着一室一厅。于是老婆就会一天到晚在耳边嘟囔,埋怨,看着你要啥没啥,咋混的,再看着人家,一个比一个风光,这时候,你只要不住地点头,就像小鸡啄米,一句话也别说。

什么是人生的梦想,花落才会有花开,有散才能有聚,若没了生活中的遗憾,又何来对于未来的向往,

若没了那一份无奈,又怎么会懂得珍惜。

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追逐那一个藏在心中的梦想,要耕耘,才会有收获,有努力,才会有回报,但更多的时候,梦想离我们很遥远,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也摸不到那个想要的果实。

我认识一位文学爱好者,是个郊区的农民,年届五旬,几十年如一日,坚持诗歌创作,几近痴狂。他说,二十多岁,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时,就喜欢上了诗歌,那时候整天背毛主席诗词,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呀,五洲震荡风雷激呀,滚瓜烂熟。从那时候起他立志当一名诗人,每天都要写几句,几十年下来,写下了几千首诗歌,几大本子。他不停地向外投稿,但总是石沉大海,一首诗也没有公开发表过。但他毫不泄气,坚持写。我曾经读过他的诗歌,严格意义上说,只能叫顺口溜,连打油诗也算不上。但我对他却由衷地敬佩。我说,人有梦想就像插上了翅膀,飞到何方,那是上天的造化,但飞翔的过程是属于你的,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。

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追求,永远会记在心里,没有得到的,也不须苦苦相求,心生遗憾。是你的,迟早都是你的。不是你的,永远也不会属于你。追求梦想是人最伟大的心灵展示,无论贫贱与富贵,无论官员与百姓,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,都是值得尊重的。

拥有一碗大刀米皮,和当大官、干大事,都是梦想,都值得点赞。



戈壁里的向日葵

□李河新

故乡沙漠里有条河,像一条飘带从我门前绕过。春暖花开的时候,大姐时常抱着幼小的我,唱着甜甜的歌,在河边轻轻走过。在我记事的时候,大姐经常开玩笑地问我:“姐对你这么好,长大准备怎么报答姐呀?”我说:“我要带你去繁华的都市,远离这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。”大姐开心地笑了。

儿时家里姊妹多,大姐排行老大,长我9岁。上世纪50年代末,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,从黄河岸边来到茫茫的戈壁大漠。和许多热血的兵团一样,父辈们披星戴月,年复一年,为让沙漠变成绿洲,让戈壁变成良田,早出晚归,辛勤劳作。照着我们姐弟四个人的任务自然就落在大姐身上。在我懂事的时候,一年四季烧柴都要去沙漠戈壁捡,那时,大姐总是带着我到沙漠里,不论是酷热的夏还是寒冷的冬,把干柴捡好捆好,扛在她那幼小的肩膀上。回到家的时候,肩膀上常常磨出道道血痕。

父母放工回家,总是繁星满天,大姐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小时候我和弟弟都很淘气,出去掏鸟蛋、偷西瓜、打土块仗,衣服有时不到一天就黑乎乎的。大姐每天不管再累,也要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在我的童年,家里是否还有干柴,衣服是否已经清洗,什么时候开始做饭等等,只要家里有了大姐,就不用我们操心,自己可以和小朋友放心地去玩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由于大姐做的事多,难免不尽如人意。我们玩耍裤子沾满了泥土,院里的鸡不见了,灶膛里的柴火少了,都可能遭到父母的斥责,但大姐从来没有怨言。我经常想,为什么我的童年那么快乐,就是因为大姐在。大姐为我们受过的委屈,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,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了,团部的学校离她的单位很近。每次放学回到宿舍,大姐早已到食堂排好队,把香喷喷的饭菜打好,静静地等着我。有时我下课晚了,饭菜都放凉了,大姐还在等候。吃完饭,她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会。每个周末,是我快乐的日子,大姐帮我辅导完功课,经常带我去河边逮

鱼,她在河里逮,我在河边捡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,把鱼择洗干净,晚上在平底锅里煎得焦黄焦黄的,大姐总是把最大的一条留给我。她说:“兄弟,姐姐疼你,不是因为你是男孩子,是盼着你长大后出息。”

年迈的父母想回自己的故乡。大姐那时在团部演出队工作,人长得很漂亮,追求的人不少。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,让我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,她忍着内心的苦痛,揣着23岁的梦想,如昭君出塞一样,远离出生的地方,来到河南,为了家人的幸福牺牲了自己的爱情。大姐经常说,来到分不清昼夜的城市,喧闹,拥挤,迷茫,好几年都没适应;日夜想着戈壁故乡。母亲病重的时候,大姐的女儿还小,医院离家几十里路,大姐白天上班,晚上骑车去医院,风雨无阻。寒风凛冽的夜,躺在母亲的脚边落泪。母亲病危的时候,想回尉氏老家,为了我和弟弟安心学习,大姐又陪护母亲回到老家。母亲临终前想吃葡萄,那时还不到葡萄成熟的季节,大姐骑着车到处去农村赶集,当把葡萄捧到母亲面前的时候,母亲的眼里满是幸福的泪光。

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,大姐也步入了中年。如今我们姐弟五个都有了各自的家,亲热得如同一家人,这都是大姐的功劳。记得大姐过生日的那个晚上,我们端起酒杯,一家人欢笑着,唱起了戈壁故乡的歌,跳着优美的舞蹈。当大姐唱起“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很小的时候……”我偷偷地掉了泪。大姐呀,我真想回到儿时快乐的日子。大姐就像戈壁里的向日葵,因为你的存在,我幸福的笑容从没有因失落、痛苦、忧伤而失去它明媚的光芒。

生活中,大姐像一只勤劳的蚂蚁。为了这个贫穷的家,付出的太多。她就像秋夜里挂在明澈高远的天幕中的一轮明月,给予我一生受用不尽的恩情。大姐呀,如果说我是一棵小草,你就是那灿烂的阳光,让春天更温暖。如果我是一条河流,你就是那河的源头,托起了我的梦想。如果我是一颗星星,你就是那美丽的月亮,让我在月光下歌唱。



星空 魏国伟 摄

平顶山日报

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中共平顶山市委机关报 记录鹰城成长每一天

平顶山晚报

记录昨天 服务今天 影响明天 鹰城人的都市报 发行量最大 阅读率最高



欢迎订阅

2016年度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

回馈市区自费订户

- 1.订报即送读者俱乐部会员卡一张(参加读者活动、优惠健康体检、免费法律咨询)
2.订报即送精美便当盒一个(款式新颖、健康环保、携带方便)
3.订报即送皇室派量贩KTV欢唱券一张(地址:矿工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向西200米原机厂俱乐部 电话:0375-7332555 7391555)

全年订阅价格 平顶山日报266元 平顶山晚报168元

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发行中心 地址:建设路西段268号 热线:4965269 4962421 4996877

征/订/热/线

读者服务中心8980198 读者俱乐部4988096 中心发行站2579798 新华发行站2363788 卫东发行站2220366 湛南发行站7052439 3730307 东工人镇发行站3260868 新城区发行站2667653 新新街发行站3739212 矿区发行站3586970